

橙黄橘绿 最是秋浓

本报记者 郑 娜

一叶知秋至，霜降感秋寒。公历每年10月23日左右，太阳到达黄经210度时，即为霜降日。作为秋季最后一个节气，霜降承秋之绚烂，启冬之清寂，是寒暑交替间鲜明的分水岭。此时，气温肃降，水汽凝霜，天地间的寒凉渐渐弥漫开来，将一季秋韵推向浓盛，也悄悄捎来冬日将近的讯息。

水汽凝霜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载：“霜降，九月中，气肃而凝，露结为霜矣。”

霜降的名称很容易让人以为：霜是从天上降落的。但古人早已洞察玄机，点明“皆由地发，非从天降”。霜和白露、寒露时节的露水一样，都是水汽在近地面形成的凝结物，二者的区别在于温度阈值。晴朗无风的秋夜，地表散热快，近地面气温持续走低，当地表温度降到露点温度（即空气中水分达到饱和时的温度）以下，水汽液化，凝成露珠；温度由0摄氏度以上降至0摄氏度以下时，水汽直接凝华为白色冰晶，便是霜。霜的出现，标志着冷空气进一步增强，天气更加寒冷。

“霜降始霜”，最先对应的是黄河流域的气候图景。每到这

个时节，千里沃野之上，莹莹冰晶覆于草尖田埂，初霜如约登场，这便是民间所说的“早霜”，它还有一个雅致的别名——菊花霜，因此时秋菊盛放。

中国疆域辽阔，山川地形差异巨大，霜的分布差异明显。青藏高原海拔高、气温低，不少区域即便夏季也可见霜雪，年霜日在200天以上，是国内霜日最多的地方；塞北大兴安岭地区，8月底迎来初霜；而温暖湿润的南方，初霜往往至隆冬才姗姗来迟。

从生态角度看，露与霜是自然水循环的一环。凝结于土壤表层的霜、露，能增加湿度，影响土壤微生态系统，为动植物提供必要的水分，对改善荒漠地区微生态环境和固沙具有积极作用。白露、寒露、霜降三个节气层层递进，记录着水汽从露到霜的转变，串联起由凉转寒的整个秋季，是古人观察寒暑变化留下的自然标尺。霜的到来，也是重要农业预警信号，提醒农户，喜温作物生长周期走向尾声，防寒、抢收迫在眉睫。

层林尽染

古人将霜降分为三候：一候豺乃祭兽；二候

草木黄落；三候蜇虫咸俯。豺狼等动物开始大量捕猎，并将猎物整体摆放，仿佛在进行一场祭祀仪式；秋风萧瑟，百草渐枯，秋叶翩飞；冬眠的动物纷纷藏入洞穴。

霜降时节，天地寥廓、层林尽染，秋意被推向顶峰。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

春夏时，气温高，日照长，水分充足，树叶里叶绿素占据主导，叶片呈现盎然绿意；入秋降温后，叶绿素合成受阻，加速分解，原本被掩盖、相对稳定的叶黄素、类胡萝卜素所占比例上升，绿叶慢慢变为黄、橙、红等颜色。霜降的低温与晴朗光照，更激发枫树、乌桕等树叶中花青素的显色效果，让红叶色泽饱满、层次分明，达到最佳观赏状态。

受纬度、降温节奏影响，国内红叶景观自北向南梯次铺开，形成一条漫长的错峰踏秋路线。9月下旬起，东北地区以及新疆喀纳斯率先漫山红遍；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，华北、中原地区的红叶渐入佳境；待到11月中下旬，长江以南部分地区接力进入红叶最佳观赏期。

除了红叶，菊花是霜降标志性花卉。古人称菊为“霜英”，它耐清寒、迎霜绽放，不与春花争艳，独守深秋时序，恰好契合霜降的节气气质。霜风愈冷，菊香愈清，金黄、素白、丹红的菊丛，在白露映衬下舒展花瓣，为渐趋萧瑟的天地留住一抹亮色。

柿子、梨、山楂、板栗等果品，在霜降时节迎来丰收。“露脆秋梨白，霜含柿子鲜”。霜降前后，柿子完全成熟，褪去涩味，果皮红亮如灯笼，挂满枝头；秋梨汁水充盈，清甜润喉；山楂颗颗红艳，酸甜醇厚；板栗外壳饱满，粉糯香甜。经秋霜浸润，这些果实沉淀出独有的风味，既是时令美味，也藏着古人顺势取物的生活智慧。

诗情画意

霜染秋山，风物焕彩，霜降总能勾起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，千百年来留下无数名篇佳作。

元稹写下“风卷清云尽，空天万里霜”，铺展霜天辽阔之境；杜牧吟出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，定格霜染层林之景；李商隐以“青女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里斗婵娟”赋予深秋月夜浪漫想象；王冕一句“露深花气冷，霜降蟹膏肥”，道出鲜活的人间滋味。

丹青笔墨间，画家同样捕捉暮秋霜意。南宋佚名画作《霜柏山鸟图》，乌桕经霜泛红，野鸟栖于疏枝，一隅小品藏着山野秋趣；元代唐棣《霜浦归渔图》，表现霜降时节收获的渔人闲步归来；清代王翬《虞山枫林图》以层红叠彩展现浓烈秋意。近现代画作里，齐白石绘垂枝红柿，应和霜降柿熟丰收之景；吴昌硕作菊石图，秋菊凌霜挺立，尽显寒英风骨。

霜降也沉淀下丰厚的民俗。登高赏秋，是霜降时节一大雅事。与之相伴的，还有赏菊、饮菊花酒的传统习俗。古时，文人雅士常在霜降邀约同好，对菊赋诗，把酒赏秋，在清冽霜风中寄寓情怀。至今，各地仍常设菊展，延续千年风雅。

在饮食上，民间素有“补冬不如补霜降”的说法，霜降进补，是流传甚广的食俗。闽南地区霜降喜食鸭子，鸭肉温润，适配秋末燥寒气候；广西多地有霜降吃牛肉的习俗，期盼身强体健，安稳过冬；还有不少地方保留煲羊肉的传统。霜降进补，讲究温润调养，为即将到来的寒冬积蓄气力。

霜降作为秋季的收官节气，暗藏着中国人朴素的时序智慧：秋天不是走向凋零衰败，而是一场热烈绚烂的收尾。寒意渐浓，可漫山红叶、凌霜秋菊、熟透的鲜果，依旧装点着大地。它提醒人们顺应时节，留意冷暖，调养身心，在万物由盛转敛的过程中，珍惜眼前秋光，从容地迎接季节更迭。

■节气趣谈

90年前那一天

冯怡佳

你深夜复习时睡着了，醒来却发现身下是硬邦邦的土炕，窗纸上结着一层薄薄的白霜。

没错，你穿越了。

推开门，院中老榆树落尽了叶子，枝丫挂着一圈白霜。远处河面浮着薄雾，灰蒙蒙的六盘山横在天际。脑子里嗡的一声，你想起来了，现在是1936年，今天是10月22日，明天就是霜降，除此之外好像还是个特别的日子。

灶房传来娘的声音：“愣着做啥？洋芋还没刨完呢。”你到地里忙了半天，好不容易刨出半袋洋芋，手指冻得发僵。地理课上说，霜降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，太阳到达黄经210度，黄河流域开始见霜，而你此刻就站在课本里写的那片土地上。

快到晌午，东边的山梁上出现一队红旗，在灰白的秋空里格外扎眼。队伍沿山道而下，每个人都走得腰杆笔直。你终于想起来——1936年10月22日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、政委弼时率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，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。

你跑到东边大场，那里已经站满群众。红军战士一队队席地而坐，背包放在脚边，枪靠在肩头。场中央，粮食袋子和棉衣码得整整齐齐，旁边拴着肥牛和一群羊。红一师三团政委肖锋代表红一方面军，赠送粮食、银圆、羊、牛、棉衣，以及羊

皮、羊毛和缝纫机等物品。

你挤到前排，果然见到留着短须的贺龙。他声音洪亮，对红一方面军的关怀表示感谢，周围不少战士红了眼眶。群众送来鸡蛋和纳底鞋，广场成了红五星的海洋。你看着一张张风尘仆仆却发亮的脸，忽然明白了“会师”二字的分量。

天擦黑时，大场燃起篝火，有人唱歌，有人打快板。一个小战士凑过来，唱起刚学会的陕北民歌，你也跟着哼唱，火光烤得身上暖融融的，连风都不那么硬了。

回到家，娘从灶台边摸出两个暖好的柿子递给你，“霜降吃柿子，不会流鼻涕。”她说，“明天霜降，今儿个先吃了。”你咬了一口，甜丝丝的。看着她低头揉面，你想起黄土高原上无数沉默坚韧的女人，她们把家中最后一点粮食蒸成馍，送给一群素不相识的年轻人。

夜深，远处仍有歌声飘来。窗外的霜又厚了一层。你知道，黄土高原的冬天将近。但你也知道——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——这支队伍会一直走下去。走过冬天，走过春天，走到一个所有人都会记住的、阳光洒满大地的日子。

明天，你要帮娘蒸好荞面馍，送给那些冻裂了手的年轻人。早晨很冷，但那些馍，是热的。



统 筹：李 舫 张意轩
策 划：曹 磊 王 威 朱金宜
钟金叶 白 冰
插画绘制：王云飞 谢叶青
李超颖 刘 璐
版式设计：李超颖

霜降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，万物毕成，静待冬来。在广西天等县等地区，霜降不只是节气，更是热闹的节日。人们祭祀祈福、赶圩对歌，千打梆、声震四方，以热烈的方式酬谢自然、欢庆丰收。这一延续数百年的民俗被列入国家级非遗“农历二十四节气”的扩展项目。